

大约是7年前一个燥热的中午，林源森从京郊农村几次倒坐公交车，来到郭沫若故居内的中国散文学会。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象：一个穿着庄稼汉衣衫的差不多70多岁的老人，满脸挂着不屈的皱纹里淌满热汗，怀里抱着7本大书：《震撼世界的一千天》(上下册)、《难忘的一千天》(三卷本)、《震撼世界大较量》(上下册)。当时林老为7本书写了一则书讯，让我在《中国散文》上刊登。书讯中有这样一段话：“书中的作者们当年奋战朝鲜战场，把自己积淀于心中半个世纪的战地生活和着滚烫的记忆诉之笔端。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惨烈的战役、战斗的搏击经过，直到停战协定签字的各个阶段，包括五大战役及著名的上甘岭浴血苦战的惊心动魄战场中的故事和细节。”

随后，我用了差不多三个月时间，浏览了这本600多名志愿军老兵写下的600多万字的大书。这是战争亲历者写的战争备忘录，植根于炮火之中，有时文字难免粗了些，烫烫地灼人，最终暖心。读书也是读编写的人。我对林源森有了一些了解。1950年10月，为保卫刚刚诞生一周岁的新中国，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击美国侵略者。2000年9月，他和60多位老战友再次跨过鸭绿江，看望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当他跪哭在烈士墓

毒雾杀人

王乃仙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浓雾一直笼罩不散。到了第五天，即12月9日傍晚时分，情况才略有好转。12月10日，即第六天，轻寒的西风带来了北大西洋上的新鲜气流，驱散了恶雾。这场持续了五日五夜的浓雾，夺走了四千多条人命(由于上呼吸道的感染)。而且，在这以后的三个月中，又使八千多人因受其害而相继病死去……

“毒雾”是怎样产生的？黄色的烟雾又是怎样“毒杀无辜”的呢？经过事后的多方调查，人们终于弄清了这场灾难的来龙去脉。弄清了烟雾成灾的根源，是由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水滴(雾)和粉尘相互叠加，共同作用造成的。粉尘主要来自煤烟中的炭粒，含有二氧化硫、二氧化硅、氧化铝等成分，并由此形成雾滴的核心，催化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的氧化反应，生成二氧化硫，形成危害人体健康、威胁生命的“硫酸雾”。

“硫酸雾”里含有大量有毒气体和微小粉尘被吸入肺里以后，黏附在肺细胞上逐渐沉积起来，甚至进入血液，流贯全身，造成危害。二氧化硫可造成心悸、呼吸困难等心肺疾患。严重的可引起反射性声带痉挛、喉头水肿，以致窒息死亡。

另外，在这场毒雾杀人事件中，气象条件也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12月5日清晨，伦敦一带上空为停滞的高气压所控制，地面完全处于无风状态。由于夜间地面辐射强烈，热量大量散失，近地面气温反而低于空中气温，从而在50—150米的低空间形成自下而上由冷到暖的“逆温层”。逆温层下的水汽接近饱和，有利于雾的形成。由于逆温层的存在，冷重的空气在下，暖轻的空气在上，很难使大气发生上下交换，大气处于稳定状态。逆温层像大锅盖一样紧扣着大地，阻止了地面气流的上升运动。因此，从工厂烟囱和家庭炉灶中排放出来的烟尘、二氧化硫被封闭在下面扩散不出去，污染物不断积聚，又有雾作媒介，终于酿成了这样一场震惊寰宇的“烟雾杀人”的惨案。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但其中的教训，还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寻找带着弹片的战争故事

王宗仁

前时，泪水竟然把身体都泡软了，久久站不起来。他想让他们灵魂滋养今天的后来人，写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书，就是那一刻在林源森的心中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后来，我和林源森又在一些文学集会上偶尔相逢，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句交流。但我再看这位清瘦的庄稼汉似的老人时，有了新的领悟，总觉得他的身上泛着一种从三千里江山骨头里长出来的奇特神采，浑身亮亮的坚强。但毕竟他的身体受过战争的袭击，头顶钢盔上留下过触目惊心的弹洞，又加上他已经老了，毕竟他是一个需要支撑的人将他扶起，他才有站立的机会，走得更远……

可以说身单力薄的林源森要做的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

林源林却另有认识，他几乎倾其精神和物资的所有，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他首先找到了在京城的战友张锋和顾丽兰，三个老兵原来各住东西，犹如三条孤独的麻绳，现在拧在了一起就变成了股钢筋。寻找访问当年的老领导老战友，很快组成编委会。编委会有了，可是没有经费，没有办公

室，更没有交通工具。他们有时在林

家，有时在张家，有时又在顾家，三个家都可以办公。其间，《中国老年报》免费刊登的一则带着林源森家里电话号码的征稿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到全国各地，开启了多少志愿军老兵封存的记忆大门，应征稿件从容而急切地飞到林老家中。不到半年，600多篇稿件就摞在了林老那张油漆斑驳的小方桌上。这些比春天慢了半拍的带着战壕里炮火的炽热文字，是埋在志愿军烈士骨头里的子弹，一颗一颗，今天破土发芽。三个老兵激情万分地阅读、传阅，一篇一篇地编发。读到动情处他们常常会热泪满眶，因为文章的作者就是含泪写作的。1947年参加解放军，1950年11月入朝的志愿军某团班长朱彦夫，当年只身坚守长津湖250高地，战斗中失去了四肢和左眼。他经历一个月写完了2000多字的《孤胆坚守长津湖250高地》。怎么写呢？他用嘴叼着笔，用残肢辅助写作，每移动一下笔写出一个字，都要付出巨大的疼痛。这样的人，拿起枪是英雄，提笔写作也是硬汉。何止一个朱彦夫，很多很多老兵，他们年老体弱、记忆力差、身有伤残，但是血管里的热血无法停止奔流，尽力搜寻着当年那些带着弹片的故事，顽强写作。这些注定会强烈地刺激三个老兵的记忆，并且是永久的。这也正是他们编写这7本书的巨大动力！

女儿退休后，受聘于一家医疗事业单位。今年一月一日来看我，她说：“爸，时间真快，一晃就是一年过去了。二日三日我要在家写述职报告。”“好好写吧，总结自己这一年生命有没有虚度。古人早说过：‘黄金易失，韶光难留’！……”我还给她说了“‘人生六十才开始’你距六十还差好几岁呢。”我还给她说了古今中外大器晚成的几个故事。说着说着，我突然想起《水浒传·序》中的一段话，转身到书房里取出该书给女儿看：“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夫若干

一年四季，我不太喜欢冬季，虽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毕竟，天寒地冻，穿着笨重不灵便，我很怕冷不耐寒，为抵寒，滑雪衫是首选，至多三两件换来换去，不像夏季，天天可以随意地变换衣装，很丰富，对于喜好变换更新的我，冬季色系单一，变化少，显得枯燥沉闷而缺乏生机活泼。当下寒冬，我喜欢出门戴帽子，变换帽子倒也成了萧瑟冬季里的一抹亮色。

初冬，戴顶薄绒豹纹六角帽或粗花呢格子鸭舌帽；平绒、开司米或皮质料的贝雷帽；深冬，绒线帽便是最好的抵寒装扮，每次逛进小店，各种花色编织图案的绒线帽子陈列眼前，很想自己亲自编织一顶绒线帽，但碍于颈椎病，只能打消这小小欲念。今冬，我买过一顶比酒红还艳的麻花绞图型的绒线帽，五十元；还有姜黄色和咖啡色镶拼的加厚型圈圈绒帽，四十元，很保

者，积而有之之谓。今其岁积在何许？可取而数之否？可见已往之吾，悉已多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句，此书以前已疾变灭，是以可痛也。”女儿指着“今其岁积在何许？可取而数之否？”说：“真是一个很有意思又很费得思索的题目。”她沉思片刻：“‘取而数之’，明天的述职报告，是否可以套用金融界的一句术语，取2012年的工作来一个‘岁末盘点’吧！”我很欣赏女儿的这个“取而数之”的“岁末盘点”。不过，我以为“岁末盘点”，对个人来说，不仅仅是对一年工作的回顾、总结，更为重要的是对过去的时间是否有效地使用及所创造价值的检验。

时间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视而难见，叩而无声。时间如长河吗？孔子曾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然而，江河通过外力，却可倒流！正如孟子所讲：“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以在山。”而时间就不行，它从我们身边流过后，就烟消云散了！可以说时间是我们每一个人极为稀有的资源！无论谁都能拥有自己的一段，流走了，就回不来了！这种损

失是以生命支付为代价的啊！“取而数之”的“岁末盘点”，或许会帮你盘点出对生命流失的警觉，盘点出“不叫一日闲过”的决心！国画大师齐白石在他的《谈艺录》中介绍，讲他在一幅画上题句：“今年又添一岁，八十八矣，其画笔稍去旧样否？”可见，“岁”不是机械的工作重复，而在于有变化有长进有突破。有变化有长进有突破才意味着“岁”。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才证明你有旺盛的生命。

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有所体悟，就懂得充分利用时间，就等于有效地延长自己的生命啊！时间是生命价值的载体，勤奋、刻苦、上进、拼搏，这些人类至美德，无不从时间的珍惜中得到展现！一元更始的“岁末盘点”，名曰检故，实为刷新，刷新工作，刷新精神！当时间的主人……

我想女儿的“岁末盘点”是会盘点出生命的价值的，因为我知道她是经常乐哈哈地将双休日打进工作的啊！

时光隧道找回青春感觉，而冬季里戴着款形各异帽子都会体现出女人不同风采，一袭羊绒大衣配上贝雷帽，知性而充满浪漫风情；呢子外套戴上六角学生帽灵动，富有青春活力；冰冻雪地穿滑雪衫头顶绒线帽温暖柔美，更富女人味；而一款皮茄克再戴上呢子长鸭舌帽则俏皮、英武又利索。

也许应景了这样的俗语：“喜欢帽子的女人永远缺顶漂亮帽子。”有时买顶好看帽子，只是为了改变心情，扮靓自己，都说爱美女人不

易老，谁都不想老去。曾经很爱听香港歌手甄妮的演唱，她被誉为帽子天后，也爱欣赏她戴着各种靓帽亮相舞台，那种灵气活泼造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帽子除保暖抵寒，还能给人带来梦幻般的灵性和美丽，那么清冷的冬季小小改换几款帽子，让人富有清新朝气和追逐青春活力的勇气，这个冬季，真的很美好！

退休那年，我很幸运地赶上了一趟“末班车”——随长宁区教育代表团去德国考察。那天我们访问了Nieder Olm文理中学。尽管只有大半天时间，我却惊讶不少，收获颇多。

惊讶之一：都说德国人做派严谨，规矩严整，可我们一到校门口却看到有几百辆学生用的自行车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实在有碍观瞻。难道他们不懂：校门就是窗口，就是脸面么？

惊讶之二：在楼梯口，高个子的女校长指着墙上一条长长木牌说：“这上面的德语是孔子的语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还说她读过《论语》，以后有条件还想办中文班呢！

惊讶之三：学校的大厅、走廊、厕所等地都陈设简洁，不事修饰，墙上没有一点粉刷，简直就像毛坯房。三四层的教学楼没有一部电梯。德国是世界上重视教育的经济大国之一，这么低调办学好像有点“寒碜”吧？

惊讶之四：校长带我们参观了几个正在上课的教室。同学们一看到我们这些“外宾”，立马就会自发地招手拍手以示欢迎。学生们还随意地与前排后座说话，老师毫不在意，始终笑容可掬，循循善诱。这课真有点乱，没法与我们公开课上的“精彩

表演”PK；也看不到一点儿“师道尊严”。

惊讶之五：我看到有的学生戴着首饰，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还染了红头发。这种“另类”“前卫”的打扮如果出现在我们学校，一定会“被修理”。

惊讶之六：按照地方法，年满十八岁的学生可以在学校里抽烟。校长指着操场边

大树下的木栅栏说，这是符合法定年龄的“小烟民”的“吸烟区”。

惊讶之七：这所中学有九个年级、二十来个班，行政领导只有两三个人。

惊讶之八：中午，校长带我们去附近的小酒家享用一顿简单的工作餐。没有敬酒劝菜，更没有暴殄“食物”——据说在德国无论公家还是私人，剩菜过多是要被上告甚至罚款的。

球的是：教学楼的大厅里挂着学生制作的各种神姿夸张的面具和布娃娃等“艺术品”，走廊的墙上贴满了他们的创意画作和摄影习作。学生们还在小电窑里烧制陶土工艺品，小制作既有天趣，又独具创意。我还看到好多五彩缤纷的海报，原来

每天放学后校园里都有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各种艺术派对，其间还供应学生制作的精美蛋糕。这就奇了？这所文理中学的教学目标是

是为大学输送人才，可给我的印象简直就像艺术学校。校长说她的天职就是鼓励学生动手动脑，培养他们的艺术细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让他们有成就感。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项对全球21个国家的调查报告，说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第一，想象能力却倒数第一……

学校每天都有体育课。校方要求老师绝不能拖堂，鼓励学生下了课就到绿地去玩耍。我们在课间去操场游玩。看到我们在拍照，一群疯姑娘和小帅哥都争先恐后地“抢镜头”。对面的学生看过来，我发现戴眼镜的学

子不到十分之一，很难找到胖墩，学生们的脸上都泛着青春的红晕。

走马观花大半天，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宽松、平等的教育环境，一大批快乐、自在、健康的学生……

第二年春天，德国校长来我们延安中学回访，双方结成了互访交流的友好学校。

三叔是农民，三婶去世早，三叔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三个儿子长大，给他们盖房娶妻，一个个另立门户。三叔今年都60岁了，按说这把年纪应该在家安度晚年，享儿孙之福了，可三叔却硬坚持到城里工地干活，贴补一家老少。

年底了，三叔还在工地上干活。下午我正在电脑前写文章，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三叔，他披着一身风雪，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编织袋，瑟瑟发抖。我连忙把三叔拉到屋里，拍去身上的雪，问，三叔，下这么大的雪，外面这么冷，你找我有急事吗？三叔颤抖地从怀里掏出一沓皱皱巴巴的条子，支支吾吾地说你帮我盘点下今年的账目吧，我不会算账。

从三叔手里接过这些条子，我一笔一笔地算着：扛水泥50袋100元，上架子10天700元，搬砖20天1000元……总收入18888元。张三葬母100元，李四看病200元，王五伤钱300元，村里盖学校500元，修路500元，老大盖房3000元，老二买车4000元，老三养猪5000元，孙子交学费300元等等，共计支出16800元。最后三叔只余二千来元，但三叔却乐呵呵的。

三叔说赚钱就是花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趁我还能动弹，多为儿孙们挣点，减轻孩子们的负担。说起三叔在工地上的人，三叔眉飞色舞，说老板实在，工友有情谊，就是条件艰苦点。平时谁有病有灾的，大家都倾力相助，出门在外都是一家人，难怪三叔的支出账目里，有很多笔账是为工友出的，问及这些账目能否收回时，三叔说权当救助朋友了，没打算让他们还。

算完账，天色已晚，外面还飘着雪花，三叔执意要走，我极力挽留，他说工友们还等着他吃饭呢。三叔指着地上的编织袋说，大侄子，我也没啥给你带的，家里种的红薯又甜又糯，给你带了些尝鲜。

我把三叔送下楼，心里有种别样的滋味在心头，三叔虽然不识字，但他却用大爱书写着大写的“人”字。

夜光杯

农民工三叔这一年

秦亚林

农民工三叔这一年

农民工三叔这一年

农民工三叔这一年

农民工三叔这一年

农民工三叔这一年

农民工三叔这一年

农民工三叔这一年

农民工三叔这一年